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史記卷

一百

十八至
二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卷三千六百九十六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

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

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教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

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

陽侯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

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正義悔不令理厲王母

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世縣也

索隱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

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集解徐廣

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

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

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

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

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

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

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

陽侯

索隱漢書作襄金推推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鎗

令從者魏敬劉之

正義劉古昂反劉謂刺劉

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

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

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

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

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

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

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

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

集解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己是反

反谷口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

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

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

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

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

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

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

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集解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十石也瓚曰奉以

二千石之秩祿

大夫但

集解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

索隱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

士伍開章

等七十人

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

與棘蒲侯太子竒

謀反

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

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

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

忌謀殺以閉口

索隱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

也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

正義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

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

索隱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按

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

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集解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歲之詐捕不命者而言

命以脫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

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

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

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

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繫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

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

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

不以聞

集解文穎曰忌簡忌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

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

請處蜀郡嚴道邛郵

集解徐廣曰嚴道有邛燹九折阪又有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

縣索隱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道嚴邛郵

遣其子子母從居

索隱案樂

彦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

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

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

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

索隱謂它事可其制也

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

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

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

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

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

集解駟案漢書

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

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

索隱乃汝

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

正義今岐州雍縣也

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

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索隱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

上即

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
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
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
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

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
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
容相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正義帝系云堯黃帝
之後舜顓頊之後四

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
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
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

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集解徐廣曰景

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正義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

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

索隱故城陽景

王章子也

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

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

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

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

使曲城侯

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

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

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

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

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

正義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

行仁義天下莫

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

索隱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

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
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
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
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
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
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
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詔長

安集解徐廣曰詔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

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鄧展曰誦捕也孟康曰誦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

集解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

王謀為反具

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

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

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集解徐廣

曰一云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

毆擊

索隱案巧者謂善用劍也

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索隱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

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

太子怒被恐此時

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

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

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今後人

不敢效也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

正義

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

河南治逮淮南太子

正義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

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

索隱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

當是時淮南相

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

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

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

即訊驗王

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

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

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

集解如淳曰無何罪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

安擁閹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

索隱崔浩云詔

書募擊匈奴而被墜過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閹不行也音各

詔弗許

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

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

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

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

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

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

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

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

集解駟案漢書

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左吳等案輿地圖

集解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志

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

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集解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

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

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
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
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
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
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

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
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
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

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

振女

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童萬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

與百工之事即得

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正義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

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於是百姓悲

數洲萬家其上有至會稽市易者

闕文

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始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二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

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

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集解應劭曰禮飲酒必祭亦有

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

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

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

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

於狐父

集解徐廣曰在梁碭之間

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

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

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

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

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

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

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

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

東宮也

集解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

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

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集解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

不害有子建

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集解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

又

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

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

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

索隱漢書作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

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

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
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
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
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
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
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
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
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
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
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

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集解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

開

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
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
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

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
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
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
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
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

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集解徐廣曰一作噍音寂笑反

臣聞吳王悔

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

者一言耳

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二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

之矣且吳何知反

集解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索隱案知猶解也

漢將一日過

成臯者四十餘人

集解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

緩

集解駟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

名先要成臯之口

正義成臯城在河南澠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

塞轅轅伊闕之道

正義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

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

河南

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

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

之險

正義即成臯關也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

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饑鑿棘矜也

集解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是鑿乎索隱劉氏鑿音吾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鑿鄒音機鑿音廡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

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正義閭左邊不

役之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

焦索隱即消反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

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

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
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
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
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
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
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
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

以上

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

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其罪

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

集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

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集解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

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索隱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

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集解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

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集解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中發之甚易

王欲發國中兵恐

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

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

求盜衣

集解駟祭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

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集解

徐廣曰在江夏駟繁蘇林曰下雒縣名索隱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

章之口

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

下東收江都會稽

正義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

南通勁越屈彊江淮

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

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

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

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

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

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

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

願會逮王亦偷欲休集解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

頸不殊集解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
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

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
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
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

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

集解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
共議也索隱案肄習也音異

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

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

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
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
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
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集解

徐廣曰比
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

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
兩

集解蘇林曰以
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

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

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

集解徐廣曰即

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

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集解徐廣曰又

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

正義衡山王后名也

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

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

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

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

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

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集解徐廣曰密豫作

計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

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

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

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

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

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

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

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
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
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
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
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
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
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
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

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

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竒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

陳喜作輜車鏃矢

集解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救漢書作救劉向別錄云易家

有救民之法也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

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

索隱羸音盈人姓名也

言孝作輜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

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

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

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

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

恐其發之間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

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索隱

按漢書表
司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案漢書表李息

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

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閻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
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
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假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
更輶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
和傾國
殞命

史記卷一百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

臣照

按漢百官公卿表張

釋之以孝文三年為廷尉終文帝世不遺此廷尉賀
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註文其辭
乃云一尺緇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雷被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振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

佗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
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
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
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子遠曰周被陳定皆著
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

十月死○

臣照

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

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
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史記

史記

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六百九十七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謂奉法
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羸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

貴而驕人者民亾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各得其

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

索隱

庫下也音婢

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

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

相

索隱相門限也音口本反

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集解駟案皇覽曰孫叔敖

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索隱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

管晏之下不宜
散入循吏之篇
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贄為相

索隱按鄭系家

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贄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

索隱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

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

索隱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夜闕

集解徐廣

曰一
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言士民無

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集解
駟案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

正義理獄官也

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

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

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

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

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

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

故使為理今過聽

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劔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劔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
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救父非愆李離伏
劔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十九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
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
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
死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六百九十八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集解文
穎曰六

國時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以莊見憚

索隱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以後莊皆云嚴

孝景

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

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

索隱比音鼻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

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
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

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
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
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

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

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栢素蓋之為人

集解應劭曰
傅栢梁人為

孝王將素伉直素隱

傅音付人姓栢名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集解
徐廣

曰一云名棄疾素

隱漢書見名棄疾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

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

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

集解張晏曰所
言欲施仁義也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

集解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

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數音所角反

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為請告

集解徐廣曰最一作其也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

索隱踰音庾案漢書作痡痡猶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

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

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集解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

丞

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

坐武帳中

集解應邵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

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

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

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集解如淳曰紛

亂也

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
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
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
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
弄

索隱音路洞反

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

索隱讞音魚列反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

索隱音
丁禮反

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

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
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
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
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
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
容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
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
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
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
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
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
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

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民貫馬

索隱貫音時夜反貫賒也鄒氏音勢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

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

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

集解如淳曰按三輔黃圖

云未央宮中有高門殿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

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

乎

集解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

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

民多盜鑄錢楚

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名見黯黯為上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

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索隱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

法

集解如淳曰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集解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七歲而卒

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

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

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

石者十人濮陽假宏

索隱案漢書作段宏

始事蓋侯信

集解徐廣曰太后兄

王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

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嘗為

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

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

集解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

驛馬長安諸郊

集解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

可以請賓客索隱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
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
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
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

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

集解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算謂竹器以言無銅

漆也漢書作具器食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推較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
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

集解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

不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

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

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

集解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

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儻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儻音即就反幸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貫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幸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

多逋負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

集解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

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

索隱落落零落猶散落也

及居郡卒後家無餘

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

集解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邳音圭縣名屬京兆

始

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
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
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
利翟公
愴旃

史記卷一百二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
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九十九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闕睢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

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

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

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

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集解

徐廣曰錄

一作繆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

師傅卿相

索隱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集解駟案仲尼弟子

列傳子路死於衛

子張居陳

正義今陳州

澹臺子羽居楚

正義

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

子夏居西河

正義今汾州

子貢終於齊

正義今青州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
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
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

術士

正義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湯西
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

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
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
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
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
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集解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

適戍

索隱適音丁草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

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

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正義顏云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

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

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

正義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

然孝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
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集解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

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鄒氏音普來反

於齊則轅固生

正義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

於燕則韓太傅

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索隱

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

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言易自菑川田生言

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

索隱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三公

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

正義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

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

集解駟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

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正義校教也
可教道藝也

殷曰序

正義
序舒

也言舒
禮教

周曰庠

正義庠詳也
言詳審經典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索隱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

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

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

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

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

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索隱

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

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

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正義案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

大行卒史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

索隱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

學秩百石也

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

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

索隱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括地志泮宮在兗州曲阜

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

呂太后時申公游

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索隱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集解徐廣曰楚元王

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郢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戊不

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集解徐廣曰腐

刑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

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

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

傳

索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

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

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

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

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

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集解徐廣曰馬車

至見天子天子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

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

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

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集解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
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周霸

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

索隱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

正義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

渴死殺氣為毒也

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

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

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

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

律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

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

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

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菑川

側目而

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

集解駟案漢書曰名嬰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

為常山王太傅

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

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

受之

索隱賁音肥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

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

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

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

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

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

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集解駟案漢書曰字

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

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

子都養

索隱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

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
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
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

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

集解徐廣曰元狩元

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

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

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滋多於是矣

索隱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歛爾復出古訓復申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讎古篆隸推
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竝為之傳也藝文志云安國悉得
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

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
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

容

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

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
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

弟子公戶滿意

索隱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

桓生單次

索隱

單音善單
姓次名

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

集解徐廣曰屬山陽

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

商瞿受易孔子

索隱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

孔子卒商瞿傳易六

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

索隱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

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

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

楊何

索隱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

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

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

集解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

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

索隱案仲舒事易王武帝兄

以春秋災異之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

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

竊而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集解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

集解駟案漢書曰字子都

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集解徐廣曰殷

一作段又
作瑕也

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
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
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
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
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
詩雲蒸霧散興化
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棘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

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

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

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

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

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

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八第十二頁後八行此及後守武
關正義末皆有闕文二字蓋舊本以正義有缺
故注此二字各本溷入正義中今作小字寫
考證第一頁後三行四行而令後人不敢效也刊
本效訛郊今改

卷一百十九第三頁前八行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下什伍兩字疑誤

卷一百二十第三頁後四行孟康曰刊本康訛東

今改

第五頁後五行賈人與市者刊本賈訛買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應劭曰刊本劭訛邵今改

第九頁前七行儻音即就反刊本即訛郎今改

卷一百二十一第二頁後二行齊魯之間刊本間

訛門據王本改

第二頁後五行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慈儒

鄉温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右相

傳以為秦阮儒處也刊本湯訛陽三里訛三百里以下脫為字據漢書儒林傳注改

第六頁後二行入見高祖於魯南宮據正義引括地志及鄭康成泮宮說解之則南宮疑當作泮宮

第十一頁前八行孔臧與安國書云刊本脫書字據毛本索隱增又臧惟閩尚書二十八篇刊本脫惟字據索隱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索隱何圖乃有百篇邪刊本何
訛河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